

選舉典第十九卷

學校部總論二

圖書編 太學總叙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雍則成均也東膠卽東序也瞽宗卽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庠其右瞽宗此太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卽祀先賢于西學也祀先賢于西學則祭于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卽養國老于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卽祀三老五更於太學也然則

商之右學在周謂西學亦謂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東膠亦謂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成均頒學政右學祀學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有虞氏始卽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豐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蓋至于商所以教者備矣周人修而兼用之內卽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其象皆古今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州皆立夏序黨皆立商校于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夫人而

習聞之故今百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卽周制雜指而互言之

學校總論一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日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土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異途

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學校總論二

王陽明先生論國家立學校之意曰三代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爲名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始非三代之意也堯舜禹之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本也道心者率性之謂也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而顯者也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也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納交於孺子之父母焉要譽於鄉黨朋友焉則人之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矣率是道而發於用也爲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天下之達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教以此也孔子之聖所求乎子臣弟友均曰未能未能乎此也是明倫之學始於孩提之知愛少長之知敬則孩提少長無不能而及其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

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慾選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者也譬之植焉心其根而學也者其培壅灌溉之者也扶植芟鋤之者也今之學校必由此而教之而後無忝于建學立師今之舉業必由此而精之而後不悔于敷奏明試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負于行義達道也

二業合一

甘泉子曰古之學者本于一今之學者出乎三三則支支則離支離之弊也久矣故文武二而天下無全材矣豈惟文武爲然才德二而天下無全人矣豈惟才德爲然體用二而天下無知道矣豈惟體用爲然行之動靜二而天下無善學矣豈惟動靜爲然德業舉業二而天下支離甚矣非其本然也孟子之時其楊墨矣程子之時其釋老矣故自支離之說興而儒學壞矣儒學壞而天理幾乎息矣嗚呼知學之壞而不知儒者之學之壞也原本及末故知合一之說則可以化舉業而知道矣或問何爲合一說執事則敬作字則學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故學在修其二而復之一而已矣

小學

自夫小學與大學二而今之才遂與古之才異矣社學之教與大學之教曷可二也然則社學庠序奚別焉曰曷請以山木譬諸今夫童蒙也者非山木勾萌之時也乎成人也者非其根幹具而枝葉花實將不可禦者乎夫勾萌根幹同一山木則固同一生意惟於其勾萌而禁其摧折焉於其根幹具而禁其斧斤焉是則其所以養之者異耳夫自其勾萌而養之也欲其直則直矣從其曲則曲矣觀之山木童蒙之教其不尤重也哉或曰請問社學庠序之所以同者奚在曰天命流行物與无妄孩提而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是心也謂秦之小子與越之小子異乎哉夫是心也秦之小子不異乎越之小子謂秦越之成人或異乎秦越之小子然乎否也是故灑掃應對歌咏舞蹈小子之教也而入孝出弟者其本也春夏以禮樂秋冬以詩書成人之教也而事親從兄者其本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因其愛親敬長之良而訓以申之禮以理之樂以樂之是謂之養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謂赤子之心豈非卽其愛親敬長有不容自己之心戒慎恐懼盡而知之存而養之自富貴貧賤以至終食造次顛沛而不違是謂不失故成人小子無二心也社學庠序無二

教也社學也者自其勾萌而養之使之勃焉進於條達者也庠序也者自其根幹具而益養之使之翹焉極于參天摩漢者也曰愛親敬長此愚夫愚婦所以與知與能者也可以舉天下國家而盡之也乎曰吾未聞愛其親有不愛其他人之親者未聞敬其兄有不敬其他人之兄者矣愛其親而不能愛他人之親則其于親也其必有時愛有時不愛其愛也必非由其赤子之愛達之也乎敬其兄而不能敬他人之兄則其於兄也其必有時敬有時不敬其敬也必非由其赤子之敬達之也乎是故愛其親亦愛他人之親則老老之政必行焉天下之老有不得衣帛而食肉者其爲國之必不已也敬其兄亦敬他人之兄則子庶民之政必行焉天下之民有不獲時使而薄斂者其爲籌之必不已也用是以觀居其位忍於牛羊其人民而弗之恤者其固以失其愛敬之心非一朝一夕也乎是故由愛敬之心充而至於惡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雖以配天地可也於天下國家何有哉

訓蒙大意

王陽明先生示教讀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辭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矣今教童子惟

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直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蓋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固其理也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所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詠以宣其志也夫然固順適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督責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其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以惡而求其爲善也可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爾其務體吾意毋輒因時俗之故廢其繩墨焉

明朝學校始末

祖宗時重國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碩望者以充其職遷陟與他司絕等前代未

之有也卽博士學正學錄學博行修者亦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官已乃賓內臺當是時國學惟官民生之目品官自一品至七品皆廢敘與外夷子弟入學者曰官生郡縣中論秀升之若歲貢鄉舉曰民生軍衛子弟得選入受學曰軍生諸官民軍生非強學登科必積分至十餘載升上館然後使歷仕事而任官其後官生惟京堂官三品而上乃得蔭已別設武學武舉而進士科目益重得一第輒以資自侈舉人下第者引他故自弛不以時入監通歲至監者曾不能數十人歲貢生類衰頓願就教爲祿仕計通天下郡縣學歲貢入監者十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起而國學愈淆初例開時猶提學官試文理通而後聽後彌弊濫郡縣學停降增附若斥退者得納銀齒于學于是商賈之子總角之童以及遊蕩愚不肖咸混迹其中士恥與爲伍京闈重地曾不若郡庠邑序爲猶有推擇也于是燕朋僻友恃蓄聚自恣蔑繩法不守雖祭酒司業隆重不異疇昔而養望需陟頗不屑督迪南北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官頗類剩員資敘漸下遷往往寬縱取悅而國學大壞於是太學特爲出身之塗而司教者不能遲之歲月冀優游於學舉人官生僅六月以上歲貢生僅八月以上援例生亦不過一歲卽序撥而雜歷者減倍矣

祖宗時特重督學使者之選兩京用御史外省

用按察司風憲官類皆海內名流國盛時未論迨正德末猶然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副使李夢陽伸士節振委靡誦義不休已皆遭搆去其後督學官稍益輕柄其任者非必有卓行實學厭士心如異時高者虛談沽譽劣者安錄養交甚且開倖門招請託不忌又憚於巡歷品閥獨高坐自崇至大比委府州縣類考而合試之故士習驚於奔趨嘉靖初詔吏部將天下提學官特考察調黜而不久輒廢 祖宗時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耆儒宿學以充後科目

法行舉人登乙榜者選授凡遇推選坊局纂修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考者類得授翰林科道部曹官他常調未論也故廷臣薦士以起家學官者爲美談後久剋弊師儒之職益輕乙科舉人不屑起就而歲貢生年稍邁若貧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倦於鼓舞而學術紕繆無能爲諸生先於是奔走有司結富豪以苟得而於月考課及上下三等簿率以貲不復關行能蓋冗蠹甚矣弟子員各以其意散處書院寺觀相師友獨月朔望一詣學而講課缺然 祖

宗以經術作人令研磨義禮檢點身心文主典質諸剽老莊浮華言若獵奇鬪異者不錄已而文氣漸開自弘治迄嘉靖初最盛程式文及各家作者類精義雅詞有爛其文後學校所取士遺棄典實

獨取輕俊卽戾經畔義者得錄又學無師法經有成說講貫粗通卽稚子能之業之者以爲取足行文而止於微義與詞固無俟深解爲也於是窮年畢力獨取進士科高等課試之文讀之他經史末論卽異時所業專經亦簡棄不讀獨剪裁科場中可爲試目者爲擬題構文已然者輒效輾轉摹擬習爲靡濫彼其以國家設科取士直爲利祿資一旦效高第取右職試官異時業棄如弁髦卽夙昔受學師升沉稍異忽若途人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而風習大潰當是時天下學士聚講者亦不復如古六籍四教遜志游藝成德達才之盛獨取近儒一二激世之論如所謂六經糟粕須焚書一遭之語爲至言倡天下於師心自用而名世高虛之士至圖靈自詡蔑棄修學混楊墨老釋於一途揚波取瀾仕競苟得居榮口實幾於晉宋清談濁亂之俗而未知所止也先是大理寺副李承芳著論言近代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於學宮壞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爲惡無紀極莫甚於學官可一切廢去惟勅天下守令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爲一鄉之善士者令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令師其一國而學焉者必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至於農田水利及錢穀兵甲律令之類皆一一究極之而可効諸用守令卑躬盡禮其師而勸誘成之其道成德尊者

則舉而加之高位由邑而達之郡由郡而達之省達之天下庶其可也雖持議已激而痛時弊至深
范竹溪集 語錄一則

青衿入泮升明倫之堂五倫果能克盡登先師之殿四配果能仰法十哲兩廡諸賢一一攷其履歷
名宦鄉達諸公各各識其生平終日聚談講求道義朝夕誦讀照管身心培根正立腳牢就是聖賢
路上人

朱健古今治平略 三代學較

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
闢則旣然矣有虞氏始卽學以藏柔命之曰庠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而大學爲上庠小學爲下
庠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而大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鄉
學則曰校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而大學爲右學
小學爲左學鄉學則曰序周人修而兼用之內卽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
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亦曰成均曰澤宮於是虞學以養庶老

夏學以養國老商學以祭樂祖澤宮則王擇侯國所貢士與之大射及國有大事出征受服獻馘皆在焉是爲太學凡鄉皆立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是爲小學其在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環水如半壁曰泮宮此立學之制也故學始於五帝明於夏備於商而莫詳於周自其國學言之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國之俊秀皆與焉師氏教以三德曰至德以爲道本曰敏德以爲行本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以三行曰孝行以親父母曰友行以尊賢良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養以道而教之六藝曰五禮曰六樂曰五射曰五馭曰六書曰九數教之六儀曰祭祀之容曰賓客之容曰朝廷之容曰喪紀之容曰軍旅之容曰車馬之容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凡教世子及學士必以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其蒞教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小樂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其爲教也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時教既有正業矣退息又必有居學而操縵以安弦博依以

安詩雜服以安禮所謂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修息游無不在焉耳至其比年入學也中年則考較一年視離經辨志爲三年視敬業樂羣爲五年視博習親師爲七年視論學取友爲謂之小成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則謂之大成此造士之大倫也自其鄉學言之則二十五家爲閭閻有塾五百家爲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各萃其子弟而教焉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爲之師人生八歲入小學知室家長幼灑掃應對之節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而冠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知朝廷君臣上下之等修六德六行六藝之凡見大節焉踐大義焉當是時教始於比閭設於州鄉本於家塾黨庠州序以達於王國蓋無人而不學無地而不設之學以教也至其不率教者亦不遽棄也故天下自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技一曲之才無所不養其朝夕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盡其才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被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有不待閎習而後能者是以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流及旣衰尙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咏歎之不息凡以此也

兩漢學較

漢興尙干戈以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孝文初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已令儒生集撰王制經置一博士浸向於文學而帝本好刑名黃老家言終謙讓未遑禮教也及至孝景不任儒者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武帝卽位博士董仲舒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原本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於是始興太學立學較之官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始爲置弟子員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今陛下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此四方太平之原也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才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制曰可自此公卿大夫士彬

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元帝好儒詔郡國弟子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時隤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平帝卽位王莽秉政欲延譽於天下因奏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太常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又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焉東漢光武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醕藉辨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天子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禮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圖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